

牵挂

小时候,我常常尿炕。每次尿了炕,都是母亲把我从湿漉漉的床铺上抱起,放在她的床铺上。然后,母亲毫无顾忌地睡在我的床铺上。待母亲把我的床铺温干了以后,母亲又把我抱回到原来的床铺上……母亲用她自己的体温温干了我的床铺,也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!

我长大成了家,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。母亲又为我照看女儿。这时,我才发现,母亲变老了,她的头

上有了银发,但是岁月的皱纹里依然承载了两个字“母爱”!

母亲一向手脚勤快,干起活儿来敏捷利落。母亲除了照看我的女儿外,还常常帮着做些家务,如洗衣、做饭、拖地板……一天,母亲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,搭在院子里的一根绳子上,总共有十几件。“这件衣服没有洗干净,还有这件衣服也没有洗干净……”晚上,妻子下班回到家里,来到晾衣绳前,一

件一件翻开看,最后,把所谓“没有洗干净”的衣服全部拽了下来,放在洗衣盆里洗,一次又一次……妻子平时洗衣服都是她自己洗,偶尔我洗衣服的时候,她总是站在我的身边指手画脚,说这也洗得不干净,那也洗得不干净……

一次,我们全家人刚刚吃完了晚饭,母亲为我们洗刷碗筷。“咦!有股子泔水味儿……”母亲刚洗完碗,妻子就拿起来闻。显然,妻子是嫌母亲洗得碗

不干净。于是,妻子把碗筷又重新洗刷了一遍。

妻子的做法,母亲早已看在了眼里,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,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。母亲心里觉得在儿媳面前费力不讨好,又觉得自己真的是上了年纪,伺候不了如今的年轻人。因为一些事情,最终婆媳两人还是发生了口角,甚至到了唇枪舌剑,面红耳赤,不可开交的地步。面对母亲和妻子,我犹如是两位亲人同时掉进了水

里先救谁的那一刻!对此,我首鼠两端,依违两可。此刻的我,精神完全陷入了崩溃的边缘……最后,还是母亲心疼儿子,毅然离开了我们家,回到了乡下的老家……

1993年的一天,我回乡下看望母亲。母亲悄悄地把我唤到她的房间里,小心翼翼地兜里掏出一个包裹:包裹的外面是用密密麻麻的黑线缠着;展开蓝色的布料,裸露在外面的竟然是一沓子厚厚的

钱!其中有5元、10元……总共有300多元!

“二子,给华子(我女儿的小名)买一辆自行车,娃上学方便……”母亲把钱放在我的手里说。我坚持不要,母亲执意不肯,还和我生了气。我心想,这些钱都是我每月给母亲的生活费,她平时不舍得花,是从牙缝缝里节省下来的呀!我接过了钱,感觉手里沉甸甸的,不知不觉鼻子一阵地酸辣,眼泪流了下来…… 文/吴秉信

小平车

不久前回到乡下老宅,看着那辆早已散架的小平车,我不禁想起了它的辉煌过去。

听母亲讲,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村里有名的车把式。只可惜当年父亲赶的不是马车,而是生产队里的一辆毛驴拉的小平车。

有一次,父亲赶着毛驴拉的小平车,给县城蔬菜公司运送生产队的灯笼红小香瓜,他在返回途中,遇上邻村的母女俩也进城回来,正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艰难地走着,父亲就停下车来,笑着说捎她们母女俩一程。姑娘的母亲一看这个赶车的后生挺热心的,就和女儿坐上了小平车。走了一会儿后,母女俩异口同声地说:“是啥呀?咋这么香呢!”父亲一笑,说:“当然香了,是灯笼红小香瓜!”说着父亲就从身边的破麻袋里摸出两个小香瓜来,又用雪白的毛巾擦干净后,脆声声地掰开,笑嘻嘻地递给了被晒得满头大汗的母女俩:“吃吧!快解解渴。”见姑娘不好意思吃,姑娘的母亲就说:“一看这后生就是诚心请咱们吃的,快吃吧!”没想到临别时,姑娘的母亲突然笑嘻嘻地说:“后生,婶



就是公路边这个村里的。你看紧靠村边边的那个瓦房院子就是我家。记住,院门口有棵大槐树。下次路过时,你一定要来婶家里坐坐,婶给你做油炸糕吃。”一听说给后生吃油炸糕,姑娘的脸儿刷地红了,说:“娘,你看你……”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习惯,就是丈母娘相中了姑爷后,才给姑爷做油炸糕吃呢!后来父亲真的赶着他的毛驴拉的小平车,在喇叭和鞭炮声中,就把那个曾经坐在他的小平车上,吃着沙甜的灯笼红小香瓜的姑娘娶回到家中,而那个俊姑娘就是我的母亲。

可以说,我是在父亲赶的小平车上,听着父亲和母亲唱着好听的民歌长大的。让我最难忘的是,在每年从县城里赶庙会返回来的路上,我左手拎着一串炸麻叶儿,右手拎着一串油炸糖腰子,两个小兜里装着满满的麻片,那个高兴劲呀真是无法比拟。

记得有一年,生产队长让父亲赶着毛驴拉的小平车,拉着村里的几个后生去参加邻村的绕羊赛。没想到刚到后半夜,村里的几个后生就相继败下阵来,急得带队的生产队长对父亲说:“要不你上场试试吧!”父亲说:“别急。”一直等到临明时保羊的上场后,父亲才上场的,只见他勾、绞、挑等招数应用自如,竟然把保羊的高手给摔倒了,主办方再拉不出人来了,父亲一鸣惊人地扛走了羊,成为新的绕羊汉。

后来,尽管这辆小平车的轮胎不知换了多少次,可是它的两根榆木辕挑仿佛是越拉越硬。为此,父亲经常得意地说,那两根辕挑硬得就像是他的两条腿。这辆不平凡的小平车和父亲攥在一起,披红挂彩地不知获得过多少次奖励。可以说,这辆“小车不倒尽管拉”的小平车和父亲一样,已成为当年的一道运输美景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当我追忆起父亲的这辆小平车时,我的双眼不由得湿润了。那天,我心情沉重地把散了架的小平车,带到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烧了。也算是物归原主吧! 文/牛润科

奶奶的汗珠

旧时的夏天,火辣辣的太阳烤着大地,热得无处可躲。夜里总免不了热醒几次。奶奶说,心静自然凉,躺着不动才能感觉到风从窗外吹进来。

奶奶不怕热,她在棚子里摊煎饼,坐在冒着柴火的鏊子旁,汗珠一颗颗滴到地上,可她还是说,不热,汗多了,风一吹才更凉快。

我也悄悄跑到太阳地里,等着脸上晒满汗珠,被奶奶发现,一把将我拉进屋里,用扇子呼呼给我扇半天。

“脸会晒蜕皮的,这个傻丫头。”奶奶满是心疼,忙把悬挂在井里的西瓜捞出来,西瓜被切成小块,凉气顿时充满了屋子。脆沙瓤的西瓜奶奶不爱吃,她喜欢吃半生不熟的白籽瓜,切成条腌制成西瓜咸菜,再往咸菜缸里丢几个红辣椒,卷在煎饼里吃别提多香了。

奶奶最会挑瓜,她把西瓜掂在手里,看一下,然后再用手指敲几下,就知道哪个熟了,哪个不熟。每次村里传来“卖西瓜了,又大又甜的西瓜,不甜不要钱啦”。大家都喊着奶奶同去挑瓜,熟的大家要,不熟的奶奶自己留下。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奔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 bfxbcyws@163.com



爷爷爱喝酒,喝完酒就骂人,奶奶总是给他备好下酒菜,自己坐在屋外的阴凉地儿纳鞋底,什么时候爷爷喝高兴了,不骂了,奶奶才回屋“打扫”爷爷的剩饭。

“你就惯着这个老东西吧!”邻居奶奶总爱这样数落她。

“大热天的,他在地里干半天活,不容易,惹他干吗。”奶奶笑嘻嘻地说。

爷爷脾气不好,遇到看不惯的事儿,就会实话实说,与人吵架是免不了的事情,吵完回家,奶奶知道了就偷偷去跟人家讲和,“别和他一般见识,多担待,大热天的,气大伤身,我回去就教训那老东西。”

听母亲讲,我大爷爷年轻时在山上采石头放炮

被炸死了,打那以后爷爷的脾气就变了,爱喝酒爱吵架,奶奶的脾气却变得越柔顺了。

那天,奶奶病了,爷爷破天荒地没有喝酒,他把悬在井里的西瓜取出,切好了让我和奶奶吃,我说:“奶奶不爱吃脆沙瓤的瓜。”

“傻孩子,你奶奶呀,就是太善良了,她见那卖西瓜的推着瓜车跑出100多里路来卖瓜,鞋子都破得挂不住脚了,心疼他,便把他不熟的瓜买下,好让他早卖完早回家。”

小时候的夏天里,不怕热的奶奶教会了我心静自然凉,这个“心静”里藏着包容、善良还有坚持。满脸汗珠,热到极致了,便会有风起。夏天就这样在心静和等待中过去了…… 文/马海霞

何氏狐臭净
 何氏狐臭净央视广告CCTV-7每周一至周日20:32左右播出,敬请关注!
选择何氏 一身清爽
 呼和浩特:13347125981 可夫药店(内蒙古医院对面) 蓝天药店(附院对面) 福瑞源药店(附院对面) 惠丰中街店 铁路店 地王药店(天元对面) 万民源药店 东领大药房 今古药店(战备路南口)
 包头、东胜:15024700444 临河、乌海:13088498462